

世界惊悚小说精选

World
horror

famous
stories

(幽蓝版)

[美] 艾伦·达特罗 编
刘军平等 译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世界惊悚小说精选

World
horror

famous
stories

(幽蓝版)

[美] 艾伦·达特罗 编译
刘军平等 译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惊悚小说精选(幽蓝版)/(美)艾伦·达特罗 编,刘军平等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5

ISBN 978-7-5354-3596-5

I. 世… II. ①艾…②刘…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世界 ②中篇小说—作品集—世界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9920 号

责任编辑:高娟 李潇

责任校对:陈琪

封面设计:点睛工作室

责任印制:左怡 邱莉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仙桃市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3.75 插页:2

版次: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50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本册定价:19.00 元 总定价:38.00(二册)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世纪惊悚之旅

刘军平

自哥特式 (Gothic) 文学发轫, 到维多利亚时代短篇鬼故事盛传, 及近年斯蒂芬·金 (Stephen King)、《哈里波特》席卷全球, 惊悚小说无愧为当今世界阅读风向标。

惊悚的魅力不在于恐怖景观的呈现, 而在于若隐若现、倏忽即逝的诡异氛围。悬疑与恐怖、灵异与法术, 游荡于现世与超验时空, 令人欲罢不能。所以, 原本定位儿童魔幻的《哈里波特》, 才会一部接一部, 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惊悚之路。心灵的自由想象与不可知的超自然现象, 引诱着创作者一次又一次, 挑战无边无际的前沿。

一边祈祷结束恐怖的咬噬, 一边沉醉神秘的情节黑洞; 这种“痛并快乐”的阅读体验, 弗洛伊德称之为“暗夜罂粟”。它既反映了人类对死亡、黑暗、战争、超自然现象的忧虑和反思; 又满足了大家对未知领域和神秘事物的好奇心、刺激感。所以, 惊悚是一把双刃剑, 既制造心理压力, 又释放情绪, 净化灵魂。

顺应国内读者需求，长江文艺出版社购买版权，我组织翻译了这本《世界惊悚小说精选》。它放眼全球，遴选了15篇最受欢迎的中短篇惊悚小说，光怪陆离，熔于一炉。

在美国，《世界惊悚小说精选》传为“人人必备之物”，编者艾伦·达特罗女士由此声名鹊起。当然，荣誉并非空穴来风。

达特罗女士自己就是资深的惊悚小说作家，获得多项国际大奖；其眼光可谓老辣干练。那么，什么才是优秀的惊悚小说？

首先，人物沦陷非常规的环境。因此，西方惊悚往往与魔幻骨肉难离。《爸爸的假面具》中，在挂满镜子和面具的祖上老屋，戴上诡异的面具，“我”听到大树的哀哀鬼叫，看到银色眼睛的男孩骑着古董车，在湖边飞驰。鬼使神差，“我”开始了一次神秘的游戏，儿时的父亲和银色眼睛的男孩交错重叠……而《船夫的假日》发生在橙色阳光下的地狱冥河；更难料《天使之家》其实鬼影憧憧……地狱、坟墓、鬼屋，都是惊悚的高发地段。

其次，故事贯穿不可知的焦虑。《普拉蒂街的午后》中，老普拉蒂街400号一夜之间，连人带房人间蒸发。400号老宅到底发生了什么？从吸血鬼故事中，小女孩吉米又找到了什么线索？《山林游侠》里的杰克和罗伯特，一个温和善良，一个喜怒无常，无意间闯入了寡妇佩吉的“领地”。在山林中漫游，杰克突然消失，罗伯特歇斯底里。佩吉猛然记起，杰克说过：“山有眼睛。”遮云蔽日的莽林瞬间变得毛骨悚然。杰克到底去了哪儿？佩吉的小屋发生了什么？山林间，那双神秘的眼睛又是谁？《林子里的吉卜赛人》更是古老神话的现代惊悚版。小男孩戴维和姐姐梅薇在黑尔伍德的树林里失踪了。几天后，戴维敲开了家门；又过了几天，梅薇也从雪地归来。不可思议的是，5岁的戴维长成了壮年小伙的模样，梅薇长相如常，却恶毒古怪。很快，母亲离奇死亡。

八年后，丽晶公园开幕，当年的失踪案再次浮出水面……

最后，危机还在延续。《黄昏之城》里，52岁的弥尔顿是一家旧书店的老板，夏日午后，山雨欲来，心理医生布洛克来到了书店。他用200美元，换得了一本37年前的科幻杂志《神秘事件簿》。经过一番恐怖离奇的命运置换，尘埃落定。昏暗中，在哥哥房间里，弥尔顿又听见野兽的哀号，闻到恶臭的鲜血……《涂鸦心灵》里，一幅看似随意的涂鸦像幽灵一样阴魂不散，时时刻刻纠缠着“我”，折磨着“我”。它出现在厕所的墙壁上，“我”买的旧杂志的封面上，甚至“我”用来付账的硬币上……在这幅看似平常的图画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和阴谋？伊斯米执意要查明真相，却在事情即将水落石出的时候，被人打晕，从此一蹶不振，离校出走。多年后再次相遇，伊斯米的女儿、忧郁的吉娜竟然也迷上了涂鸦……

现在，钻入《世界惊悚小说精选》，在窗明几净的桌边，在昏黄光影的被窝里，启动你的惊悚之旅吧：倒吸凉气，心跳加速，瞳孔散大——

所以，一次不可读太多。好故事，慢慢享用。

译者

2007年仲夏于武汉大学珞珈山竹映读书斋

C 目 录 Contents

幻 银 版

普拉蒂街午后的故事	迪莉娅·谢尔曼 / 1 /
公爵夫人和蘑菇的故事	黛博拉·罗吉 / 24 /
玛瑙海滩奇遇	玛丽·尤曼斯 / 35 /
整形人	马克·塞缪尔 / 66 /
山林游侠	芭芭拉·罗登 / 74 /
神经兮兮的怪人	莱尔德·拜伦 / 102 /
船夫的假日	杰弗里·福特 / 125 /
天使之家	亚当·内维尔 / 137 /
黄昏之城	阿尔伯特·科菲 / 151 /
在阿里斯蒂度假	丹尼尔·华莱士 / 169 /

幽 蓝 版

涂鸦心灵	杰克·卡迪 / 1 /
宝曼	蓬迪·霍拉帕 / 23 /
爸爸的假面具	乔·希尔 / 49 /
案情陈述	西奥多·戈斯 / 68 /
人行道上的艺术家	戴维·赫金森 / 78 /
林子里的吉卜赛人	基姆·纽曼 / 98 /

涂鸦心灵

杰克·卡迪

20世纪80年代中期，还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和伊斯米经常见面。那时，每个星期天的早晨我都在汉普森街的A饭庄和她一起吃早餐。我们一边吃着软鸡蛋、煎玉米饼、咖啡，一边漫无边际的闲谈，这成了我们周日的一项固定的仪式，却又不像仪式那么严肃刻板。沉浸在星期天早上这种静静的、慵懒闲适的气氛里，让我颇有几分在家中的感觉。

我们家住同一个城镇，又在同一所高中读书，因此，那时候对彼此略有所知——朋友的朋友。但我们的生活沿着截然不同的轨道运行，她的生活更加阳光灿烂一些。毕业以后六年了，我再也没有想起过她。夏末的一天，研究生即将开学，我走出了我栖身的破烂的1号楼的阁楼，去买点东西。在克勒普大街上走着走着，我注意到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漂亮女孩，她从对面走过来，边走边自言自语。她高而苗条，一头浓密乌黑的髻发，穿着橙色T恤衫和牛仔褲，脚上一双便宜的塑料沙滩凉鞋。她正在抽烟，另一只手微微做着手势。看到她自言自语的样子，我想没准这女孩会搭理我，于是我搜肠刮肚地想找出一句搭讪的话，好让她对我感兴趣。然而我很快愣住了，因为她的T恤上印着我读过的高中学校的校名，还清楚地画着只模样可笑的狮子。我们越走越近，我看清了她的脸，这才感到有些面熟，这时除了一个“嗨”，我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她住了脚，抬头看看我，毫不陌生地说：“嘿，帕特，你好！”好像我们昨天才见过面似的。这时候我也认出了她，“伊斯米，你怎么也在这儿？”

她请我到A饭庄喝咖啡。到了镇上以后，学校还没有开始上课，我又一个人也不认识，一直颇感寂寥，此时能遇到她，可说是求之不得。我们吃了一个小时的晚餐，彼此谈谈毕业后这些年各自的生活。她已经在另外一所学校获得硕士学位，研究课题是几何学中不规则理论和混沌理论，现在已经在这所大学

读了一个学期，攻读第二硕士学位，主攻艺术。而我却刚刚开始读研，巧的是，我也是艺术系的。因此我有点不好意思地小声告诉她，我是画油画的。听到这句话她沉默片刻，偏过头来盯着我看了看，深吸了一口烟，撅起嘴巴，半晌才点点头，表示她基本相信。

当然，油画与她无关——她所有的图画都在电脑上进行，在上面描出点，画成彩色的图形来阐释宇宙的规律和事件，这在当时还是新兴科学，我完全听不懂她在说什么，但她讨论曼德博洛特数列和奇怪的吸引体的时候，显得随意而聪慧，这几乎像她的头发一样吸引了我。我告诉她，我喜欢雷东和哥斯顿的画，她像个十岁的小女孩一样呵呵笑了起来。尽管我知道这是在贬低我的艺术品味，这银铃般的笑声却让我着了迷。

那天，我们商量好每周日早餐见面后就散了。那时我就感觉到，我和她也许会成为好朋友，但却不会有进一步的发展。她迷人却又冷傲，即使在看着我给我讲述她母亲最近去世的事情的时候，也给人一种孤高之感，仿佛她的注意力中有固定的一部分被分散，忙于求某个方程式的解。除去感情因素，那时我还有一种不理智的反机器化倾向，总认为用电脑作画有悖艺术之道。

开学了，我很快发现抽象派油画仍然是学校里的主导。大部分在五六十年代末凭借自己的画作在画坛小有成就的教授仍然在宣扬杰克森·波洛克过时的主张；二三流的抽象派表现主义教授引导学生在绘画中忽略具体形象。在巨幅画布上随意涂抹，画得越乱所获评价就越高。而我则勾画线条粗糙的卡通形象，衬之以单调灰暗的背景，表达我的厌世情绪。那种背景是一个面具，掩盖我对这个世界的敏感和倦怠。这使得我从一开始就受到同学们的排斥。在他们眼里，我不过是个愚钝的傻瓜，我的画好看却肤浅。伊斯米的处境和我差不多。除了计算机系的人，谁也弄不懂她那些高深莫测、复杂无比、不知寓意为何物的佩斯利漩涡是怎么画出来的。艺术界的人们抵制这一科学技术。

本科时的我，酗酒、吸毒、追女生，无所不做，而现在我全身心地投入了新的追求。每当回想起克林顿大街上的那间陋室，我就会想起那臭气四溢的松节油，那张由一圈围栏和一张破垫子构成的床，以及前窗上我用修管道用的胶布封起来的子弹洞，还有那个危险的机械取暖器，扭曲变形的烟道从天花板中间穿过，至于能够分得多少热量，那则完全靠碰运气。每当楼房里的其他房客关掉那永远煮着白菜的炉灶，为了微薄的薪水去工作，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倒在床上，街对面的家具仓库前面，卖兴奋剂的人和他的主顾开始在街灯下交易

时，我都会泡上一杯咖啡，把布洛森·迪利的磁带放进那台老式录音机，开始调颜色。每画一笔我都兴奋不已。在色彩、技巧和材料方面，那些排斥我的教授仍然有其真知灼见要传授，我把所学到的东西全部运用到画布上去。

月复一月，上学的同时我也对伊斯米有了新的了解。在A饭庄的小隔间，我们的谈话围绕几个一成不变的话题进行——她言词激烈地提倡利用电子技术，我则批判抽象画的种种不足，偶尔来几句对同学作品的独到见解和对教授们的针砭。但一出小隔间，她就像谜一样让人猜不透。除了初次见面的那天，讲到过她母亲癌症发作的事，她再也没有提及她的私生活和家人。我所知道的完全是碰巧所得。

一天放学后，我正在工作室外的走廊上和也是油画系研究生的法诺说话，伊斯米走了过来，我就停下我们的谈话跟她打了声招呼，她回了一句周日见。我再和法诺说话时，发现他正在摇头，一直到伊斯米走远了，他才问我：“你认识她？”

“对，高中同学。”

“那你一定干过她。”他说。

我吃了一惊，往后退了一步说：“你胡说什么？我们只是朋友。”

“我可不认为她有任何朋友。”他说。

一股怒火忽然涌了上来，我不再说话。

“听着，别生气。”他说，“我只是提醒你。我和别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她主动接近你，你们一起去吃晚餐、看电影，最后你们到了她住的地方。我是说，她漂亮迷人，又有才华，你暗自想：哇！她真不错！你情不自禁地喜欢上了她。终于你们去了卧室。她很猛，好像会要了你的命，还要吃了你的魂似的。接着，要不是第二天早上，要不就是半夜里你被她的哭声惊醒。她像小孩子一样跟你撒泼，闹脾气，好甩了你。我也跟别人讲过这些，有男生女生，甚至还有几个教授。她算是被毁了。”

“可我们是朋友。”我为她辩护了一句，走开了。

那个星期的周日，当我们共进早餐时，那个家伙的故事像绕口令一样在我的脑海里盘旋，但我闭口不提此事。因为从来没跟她走得那么近，我并不因为听到法诺的话，就觉得她很疯狂，而是替她感到难过，不管这种感觉应不应该。我脑袋里想着这些事的时候，伊斯米正在跟我讲混沌理论，它如何证明宇宙既是有序的又是混乱的。我几乎无法集中精神去听她的理论，脑海里全是她

像个贪得无厌的动物形象，跟艺术系的各种人上床的样子。最后她解释完了，扮了个鬼脸，表示她对创世纪故事的不相信，百般不满。末了，还让我把糖递给她。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不确定的世界又赐予了我两条有关她的启示。一天晚上，我怀着一线希望到图书馆去找雷金纳德·玛其的科内岛系列画册，却发现自己走到了图书馆的楼上，那里有一间间的自习单间。我所在的系认为，我没有资格得到这样的优待。系领导们像教皇恩赐自己最宠爱的学生一样，把它们施舍给学生。然而我知道伊斯米就有一间，是计算机系的人分给她的，她经常去那儿自习。我沿着那排单间一个个地走过去，从门上的小孔往里看，大部分都黑乎乎的，空无一人。最后，我终于找到了她的单间。

她正坐在桌子后面，面前的电脑屏幕上各种数字，右边放着一本打开的书，右手时而翻翻书页，时而点击鼠标，与此同时目光也迅速地从书页移到电脑屏幕，又从屏幕移到书页。左边的桌子上放着一个笔记本，她眼睛看都不看就用铅笔在上面飞快地记着什么。除此之外，她的耳朵上还塞着耳机，耳机的另一头插在地板上的音箱上。她转头看书的时候，我瞥了一下她的眼睛，那一刻惟一能准确描述她的表情的，是一个我平常不太爱用的词，那就是——贪婪。我本来想敲门，但是说实话，那时我发现：她有点可怕。

另一条启示是从我母亲口中得到的。那天我回到家，正在跟她聊我的学习情况和家里其他人的近况。出于做母亲的天性，她问我有没有交朋友，我说交了，想到伊斯米也是我们镇上的人，我就提了她的名字。母亲忽然沉默了。这可不是她的性格。

“怎么了？”我问道。

“她的家人……嘘！小声点。”

“你还记得他们吗？”

“噢，记得。我好像是在家长会上，还是什么地方见过她，像冰块一样冷漠，让人不敢接近，生怕会被她冻伤。她爸爸更差劲，是个瘾君子，不过至少她家很有钱。”

“她还好。”我说。

“哦，就你了解她！”母亲的口气里显然意味着其实我对她一无所知。

伊斯米的“状况”，或者是你愿意用别的词也好，一直困扰着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关注她。不过是每周一次的早餐见面而已，不是吗？跟她谈话

是一种乐趣，在A饭庄的相见也让我感到开心，但是，当我渐渐发现脑子里想的不是画画而是她时，我下定决心忘掉她，重新投入创作。

第二个学期的一个周日的下午，正值冬末春初，我们坐在晚餐桌上，吃着特价牛排和鸡蛋，庆祝我最近的作品获得组委会的好评。我把每一位教授的溢美之词讲给伊斯米听。我讲完了，她笑着说：“那太好了！帕特。可是想想你刚才多么看重教授们的评论。我记得几个月前你还很有主见，认为他们不过是群傻瓜。”这种评语对正春风得意的我是个打击，然而，我仍然能够强烈地感觉到我的画作正在自成一派，灵感源源不断地通过画笔涌入画布，我知道前景越来越好，不管伊斯米说什么，都不能彻底破坏我的兴致。对她的话我只是笑了笑。

她起身去洗手间，我坐在那里翻看春季画展的画册。画展将在学校里的画廊里举行，展出一些研究生和几个颇有成就的教授的作品。我也有一幅作品被邀参展，这使我不由得欣喜若狂。她回来的时候，我正在看托马斯·多芬的一幅画。他将是开展那天最著名的画家。

“你在看什么？”她边挤进隔间边问。

“多芬的一幅画，你不知道他吗？”

她摇摇头。

“有点像塞·托姆布莱那家伙的画风，只是看起来更有立体感，有点像是融合了托姆布莱和里奇特斯坦的风格。”托姆布莱画过一系列的涂鸦风格的画，好像一个拿不稳笔的三岁小孩，在画布上乱涂一通，却引起了艺术界的轰动。多芬的画也是涂鸦，只是线条不像前者分明，是用蜡笔画的连贯的线条，而是用油画刷子画的，给人一种虚幻的三维感，看上去像一根粗麻绳。这种技巧令人印象深刻，但却让我感觉冷冷的。”

“我看看。”她说。

我把画册递给她，她拿到面前看。

她看了大约两秒钟，我注意到她不易察觉地抖了一下，似乎十分惊讶，接着脸色变得有些苍白。

“怎么啦？”我说。

她抓着画册挤出隔间，站起来从牛仔裤口袋里掏出一沓钞票，比我们应付的要多得多，扔在桌子上。

“我希望你跟我一起去我的公寓。”她看上去有点疯狂。

我立即想道，这下完了，轮到她像吃人一样地干我了。我紧张起来，结结巴巴地说我还要回去学习，她打断我说：“求你了，帕特，你一定要来，不会很久的。我要给你看一样东西。”

我很警觉，但她看上去那么无助，我不想让她失望。我点点头，站起来跟着她走。她的公寓在海拉特大街上，是一个经过修整的仓库，离我们吃晚饭的地方只有两个街区远。我知道那地方，但从来没去过。她快步走在我的前面，时而侧过头来看我是不是还跟在后面。她看我的时候，我就对她笑笑，她却并不笑。我们走得很快，不一会就到了她的公寓前门。她掏出钥匙打开大楼的大门，让我进去。我们得乘一个老式的运货电梯才能到她住的五楼。我在电梯里问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可能不会相信。”她说着拿起画册，翻到印有多芬的画的那一张又看了一眼。

她打开宿舍门，我们走了进去。如果说宇宙是既混乱又有序的，那么她的房间则属于那种秩序已经藏匿起来或消失了的地方。房间很宽敞，透过巨大的窗户可以看到远处的河流，地板上铺着印有花和佛教道场图案的波斯地毯。墙壁是令人赏心悦目的海洋绿，上面挂着她的不规则碎片图。不管怎样乱，明亮的光线使得这地方看上去像个舒适的窝，进去不到一分钟，我的紧张感就褪去了，就像人的皮肤上没用的死皮一样，褪剥掉了。桌子上的电脑旁边放着一排削过的铅笔，按照长短顺序从右到左依次排列。看到它们，我突然想起我陋室里，厨房的洗涤池旁边，那高高堆起的、结了污垢的碗碟。

“很漂亮。”我说。她正在把外套挂在门口的衣柜里。

“还行。”她心不在焉地说。“你在这等一下。我到卧室里去找一样东西。”

她走后我浏览着身边的书架上的书名，最后，我的目光越过一排排的美术书籍，停在了放在顶层的一张照片上。照片放在一个简易的银色相框里，上面是一个表情严厉的中年妇女，烫着整齐的短发，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她坐在一桌子前面，桌上的生日蛋糕仿佛还冒着缕缕轻烟，像刚刚被吹灭似的。她的下颏和颧骨处线条粗硬难看，仿佛是用钝镐从大理石上砍出来的，眼神似乎穿透我的眼睛一直看到我的后脑勺。我猜这就是我母亲告诉我的、那个“家长会”上的冰美人了——她的母亲。

伊斯米从卧室出来，招呼我坐到牌桌前面。牌桌放在房间的后窗前，一边放着一把椅子。那天阳光明媚，我记得在她对面坐下来之前，我瞟了一眼窗

外，阳光在河面上洒下无数光芒，钻石般闪烁着。除了那本画册、香烟、一个烟灰缸和一个打火机，她还在桌子上放了一个“迈拉牌”的塑料包，连环画收藏者用来放他们的宝贝的那种。从我坐的地方看去，里面似乎只装了一张白纸，11×8.5的那种。她点了一支烟，夹在嘴角，把打火机放回到桌上说：“还记得普雷斯顿市区的7—11号酒吧吗？”

我点点头。“记得。那是镇上惟一卖给我们啤酒的酒吧。”

“我记得好像在那儿见过你。”她说，“在那里右转，再一直往前走，到镇上的汽车修理厂，路边有一个小托儿所，还记得吗？”

我其实记不清楚了，但还是点了头。

“大四的暑假我在那里上班。去上班的家长把孩子丢在那里托管。大部分是二三岁的孩子，也有大一点的。我很喜欢他们，就是孩子太多，而我们人手又不够。”

“千万别做跟孩子或是动物打交道的工作。”我说。

“要是你不介意天天给他们揩鼻涕、擦屁股倒还可以。”她说，“不过这倒为我接触混沌理论开了一个好头。”她顿了顿，猛抽一口烟，摇摇头，似乎当时的情形还在眼前。“不管怎样，夏末的一天，大概离家长来接孩子还有一个小时，我坐在孩子们的小凳上，精疲力竭。我一动不动地坐了很久，小孩子们大概都已经忘了我的存在。他们脱下身上的演出服，帽子、面具以及破旧的演出道具，扔了一地。”

“班上有一个奇怪的小孩，每天都在那儿。他真的很小，可令人吃惊的是，他像个大人一样老成。别的小孩都喜欢围着他，有时候，盯着他水晶般透明的绿色眼睛看很久。他叫乔纳森。有一次一个比他大一点的小孩走到他的面前，我就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他们。这个小孩看上去有点难过或是疲倦，他小声对乔纳森说：‘跟我说说，你在妈妈肚子里是什么样的感觉，我快忘了。’”

“什么？”我说。

“对。”伊斯米笑着点头说。

“那太不可思议了。”

“这个小孩刚一说完，另外一个打扮成仙后的女孩走了过来。她头上戴着王冠，手里拿着一柄魔棒。她走到他们中间，转身挥着魔棒对问问题的小孩柔声唱着：‘走开，走开，走开。’”

“他走了吗？”

“走了。我发誓他肯定哭了。接下来我就全神贯注地回忆过去，看我能不能回想起最早的记忆——在妈妈肚子里的感觉。我什么都想不起来，脑子里一片乱糟糟的空白。等我抬起头，我发现乔纳森和那个小孩走到了一个偏僻的角落里。那个小孩斜倾着身子，乔纳森用手合成喇叭状，捂在他的耳朵边，跟他说着什么悄悄话，那小孩就笑了。”

“你认为他说了什么？”

“我也不知道。”她说，“就在这时我的老板进来了，她看到别的孩子乱成一团，就让我给他们一人发一张纸画画，直到放学。她喜欢家长来的时候孩子们都安安静静的。终于放学的时间到了，家长们陆续地来接孩子，等最后一个小孩也走了，我就开始打扫教室。大部分孩子都把画留在了桌子上。我就把它们一张张地收起来。每次看他们的画，都会让我感到震撼——那些还没正式上学的孩子的画，有时候表现事物相当准确有力——那么的质朴、美丽、有创意。”

“我走到那个想回忆起在妈妈肚子里感觉的小孩的位子上，发现他在纸上画了一幅很大的涂鸦。我没法准确地描述它，看上去整个呈椭圆形，用黑色蜡笔画的线条乱七八糟地交错在一起，仿佛一团乌云。看完后，我对自己说这幅图算不上好。但是看看这个。”她说着把身边的“迈拉牌”包拉过来，拉开上面的拉链，“我走到乔纳森的位子上，他的画反扣在桌子上，我把它翻过来……”说到这里她伸手从包里拿出两张画纸。她把画放到桌上的时候，我看到两张都是用黑色蜡笔画的。“完全一样的涂鸦，绝对的不差分毫。”

“不会吧。”我说着低头去看那两张画。

“那你告诉我哪里不同。”她说。

我不停地看看这张，又看看那张，仔细地比较每一道线圈，每一个交叉。单独来看，它们似乎是在一瞬间涂抹成的，作画的人在画画的时候似乎根本不知道自己在画些什么。但最后我还是笑着摇摇头，“我找不出来。”我说，“你不会是在跟我开玩笑吧？是不是你在电脑上画出来的？”

“不是。”她说，“就算是吧，你再看看这个。”她说着打开画册翻到印有多芬的画的那一张。“这一幅看上去是立体的，但是仔细看，你就会发现是同一张涂鸦，只不过被弄得看上去像是一团乱麻绳。”

我仔细看了看，发现她说得对。我伸手拿起她的一支香烟，点上火，坐下

来抽了一会儿，试图从面前的图画和她的故事里理出个头绪来。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敢正视她的眼睛。“那么你到底想说什么？”最后我问她。

“我不想说什么。”她说，“但我在别的地方也见过这幅画。一次是在纽约的地铁上。地铁很挤，我坐在一个拿着画板的小伙子的旁边。我瞥了一眼发现他在给其他乘客画素描，画纸的一角就画着那张涂鸦。我指着它对他说：‘这图很有趣。’他看看我说：‘你还记得吗？’我没有回答。但他的问题使我吃了一惊。他一定是注意到了我惊讶的表情，什么也没说就合上画册，放进旅行包，站起来，擦着我的身体走了过去，挤出人群，走到车门边站着，在下一站就下了车。”

“下车了。”我说，“真有这种事？”

“你会明白的。”她说，“要是你不知道有这回事，你永远也不会注意到。它看起来就像一张涂鸦，就像是漫不经心，用蜡笔或别的笔乱涂一气，但现在你该看得到了。”

“我到哪里去看？”我问她。

“嘿，别相信我。等你明白过来，再给我打个电话，告诉我我说得对。”

“等等……就是说你认为……什么？”我最终没有说出心里的想法。

“这是由那些还记得在母亲肚子里的感觉的人画的象征或标志。”她说。

“这可能吗？”我把香烟放在烟灰缸里摁灭。

她耸耸肩。“我也不知道，你以为呢？”

我没有说话。我们静静地坐了好一会儿，两个人都看着那两张涂鸦和多芬的那张画。

“这些年你一直保存着这些画？”我打破沉默说。

“当然。万一要告诉别人的时候用得着。否则他们不会相信。”

“我还是不相信你。”我说。

“你会的。”

从回去的路上开始，一整个下午，我都在琢磨那些画以及它们的含义。伊斯米暗示却没有点破的意思是，世界上秘密地活动着一批拥有娘胎里的记忆的涂鸦者。他们是在捍卫某种秘密吗？他们是不是拥有常人所没有的力量？或者是怀有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想法太离奇了，我的多疑症占了上风，开始怀疑是不是伊斯米策划了这一切。她事先就看到了多芬的画，知道我会给她看那本画册或者会在学校里见到它。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意味着她是在想着法子骗

我。但这太离谱了。她这样做又是为了什么？想到她在图书馆自习单间的那一幕，我不由得打了个寒颤。

那晚，我发现自己无法投入创作。近几个星期来的灵感涌动、运笔如风的感觉消失了，我的脑子里充斥着一片乱糟糟的涂鸦。我躺在床垫上，试图回忆起自己的降世之初。最早的记忆是在我家后院，我穿着宽大的橡胶滑雪服坐在雪橇上，凝视着一轮西斜的红日，妈妈在后门呼唤我进屋。思绪撞上回忆之墙然后四散开来。想一想那些涂鸦者的记忆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是一种思想状态？一种前世的生活？天堂？还是仅仅只是肚子里那种黑漆漆的、有着沉闷不清的声音的水下世界？

在下周星期三之前，我已经三次碰到那张该死的涂鸦。第一次是在玛勃·格瑞尔的洗手间里。那是一个酒吧，就在我住的那条街上，我时常去那儿吃晚餐。酒吧档次很低，洗手间的墙壁上花花绿绿地涂满各种涂鸦之作。我到那里去小便，一抬头，就看见小便池上方的墙壁，赫然画着那幅小小的充满玄机的涂鸦。我大为惊骇，差点把尿撒到鞋子上。我到这里来过10多次，每次都面对着它却没有发现，我想到很可能是因为那时它是隐身的。

可就在当天晚上，我又碰到了它。就在那本叫做《心灵的沟通》简装本科小说的后封面的背面。那是我几个星期前从旧书摊上买来的。书角已经卷折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堆了一地的书里面我偏偏挑了这一本。书的前封面的背面上还用铅笔清晰地写着迪莱克·泰蒙，估计这就是原来的书主人了。不论他是谁，也不管他在哪儿，我希望当我正躺在床上时，自己能忘掉这一切，他却正在“回忆”。

最后一次，迫使我去了伊斯米的公寓。那是两天后，我在学校食堂里买了杯咖啡，掏出一张1美元付账的时候却发现了它。收银的女孩伸手接钱，就在那一刻我看见了那个图形，她用力去拽，我却不松手，眼睛死死地盯着那张钞票，直到她说：“你怎么回事？你不是在付账吗？”我这才松手，那画就被她收走了。

那天下午，不知怎么，我去了海拉特大街，站在伊斯米的公寓楼前的阶梯上，等她开大门让我进去。我已经在电梯里准备好听她的奚落了。电梯门开了，她站在宿舍走廊上，面带笑容地等着我，第一句话就是：“说吧。”

“什么意思？”我问她。

“你是来道歉的吧？比如‘伊斯米，我怎么能怀疑你呢？’”